

我的高考记忆

高考前夕，我曾神秘“失联”

□厉敏

今年开始，浙江考生将再次使用全国卷参加高考。在有几年的浙江高考自主命题之时，我的一些朋友发现我有段时间神秘“失联”了。整整一个月时间，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，直到后来见面才知道我去参加了高考语文命题。

高考关系到千家万户，而命题首先要做好保密工作。到杭州报到时，想不到一进门就被要求上交手机。然后马上乘大巴开往杭州周边的某个山区。宾馆的这几幢楼房被群山包围，前面有一座大型水库，周边围墙环绕，形成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。命题期间，若要与外界联络只能使用座机电话，大型电子设备屏蔽了各种电子信号，有手机也打不出去。

进入到里面，叫“入闱”，所有人员都要与省考试院签订保密合同。由杭州派遣的一个排的武警战士负责保卫工作。除站岗之外，命题人员如上厕所、打电话或与工作人员联系，都由一名武警贴身陪同。命题人员允许一星期往家里打一次电话，通话时要说普通话，并进行录音记录。每天的餐桌上不能随意谈论关于命题的任何事情，各组之间也不能打听对方关于命题方面的情况。

这高考前的一个多月时间，所有入闱人员，包括宾馆服务员、武警战士，都不得离开宾馆外出。要求送入的资料或者食材，都由外面的专人送达。大家每天餐后只能沿着宾馆与水库间的几条小路来回溜达。

在我看来，参加命题不只是一项工作，还是提升学科知识与命题能力的一次绝佳机会。参加命题的人员由三部分人组成：省市教研员、大学教师、中学教师。一个学科组一般十来个人，一个组内部又分成两个小组，一个叫“命题组”，一个叫“审题组”。就像辩论赛的正方反方一样，这两个组像“冤家对头”，是一直要唱“对台戏”的。命题组努力为自己的命题辩护，审题组则竭力找出对方命题的漏洞，阐述理由，要求其修改。双方辩论都要有理有据，不能胡搅蛮缠。这种“拉锯战”可能要持续十多天，火药味十足，双方经常为某个题目争得面红耳赤。

命题组的人员更多一些，占三分之二。他们提早10天入闱，也就是先将试卷的

初稿做出来，然后审题人员才能入场。两种小组我都参与过。命题小组又分两人一组负责某部分题目的命制，而大组长则负责全程掌控和指导。各位成员首先要大量阅读最近3个月的各种报刊杂志、各地的模拟试卷、前几年的高考试卷等，以便掌握各种信息，避免命题时造成题目撞车。接着就是寻找命题语料，在大卡车装来的各种海量资料中寻找适合做题目的语料，并且尽可能多地准备好备份，因很可能在讨论时被否定。这犹如大海捞针，要花费大量的时间。第三步就是编题。这里面有很多学问，比如语料的字数和难度，题干和选项的表述方式，选项表达的角度和幅度，答案分布的覆盖面等，要讲究科学和规范，决不能产生歧义或误解（考试院专门配有测量试卷难易度的博士）。片段完成后，就要将试卷进行组装，然后再交全组反复讨论、磨题。很多题目都曾推倒重来。同时，对于语料的注解，要按规范使用最权威的词典、百科全书，对于语料的出处，譬如外国小说，要寻找最经典的翻译文本，并请专家审查有无缺漏。

高考试卷不能出任何差错，必须反复严格检查、校对。这校对绝对是一门技术活，我们全组其他老师反复检查认为没有问题后，大组长一人关在屋子里终校，结果还能发现一两处问题。参加命题的老师都有一份责任心，记得有一次最终定稿后，第二天就要交去印刷，半夜里有人想到一个问题不放心，连夜把全组人叫起来讨论，直到第二天黎明才修改定稿。

这一个月命题工作是艰辛而枯燥的，特别是命题完成以后，还要关在宾馆里不能回家，直到高考结束才能放行，没活干了就显得有点无聊。考试院的领导也想尽办法，调节大家的生活。在里面，生活条件是比较优渥的，每天都是大鱼大肉，水果饮料应有尽有，但日子一长就腻了。命题任务完成后，每天都放映一部电影，还安排学术讲座，主讲人都是参加命题的大学教师，真是人才济济。另外，还开展一些小型的体育竞赛，如乒乓球、羽毛球、俯卧撑、跳绳等比赛。尽管如此，大家依然是归心似箭。

1979年的春风送来高考机缘

□汪国华

1979年的春风阵阵，料峭轻了，暖意浓了，大地绿了。那天，从县城开会回来的校长，送我一个欣喜：年龄不超30周岁，教龄3年以上的民办教师，今年可以参加高考，浙师大舟山分校设专班招收。听着校长的信息，只见春风拂面，温情溢心。

这春风应始自1977年金风送爽的时节。是年朔风凛冽的时候，那春风化成了成果，全国高考恢复。参与高考，大学深造，是我们学生时代都曾有的憧憬、做过的美梦。可1966年刚初中毕业的时候，中考、高考被按下了暂停键，一停竟是十余年。因而恢复高考的决策，如春风染绿，把美好的希望传送，激扬了一代人的豪情。那春风也冲入我心底的死水微澜。可一个初中生，十年学业荒废，哪有胜出的可能？于是那“微澜”只能再度归于沉没。那时我正在岱山衢山岛斗初中戴帽高中任课。高考恢复的信息传来，学校就要求我们全身心投入高考辅导。还是与高考有联系，就尽心竭力去工作，似乎学生高考就如自己高考。终于有一名学生上榜，喜悦如同自己考上般洋溢。当然岛斗初中的戴帽高中班从此终止，但学校还是召开庆祝大会，激励初中生奋发学习。

而1979年的春风，传送的是希望有望，是憧憬可设，是来之不易的机缘。校长的鼓励，同事的支持，加上妻子的激将，又给了春感染的力量，我在春风里迈进衢山区教办的门槛，在丁主任笑脸中，完成了报名手续。

而我的高考备战显得复杂繁琐，没有应届生般单一简捷。

那时候，我们的思想似乎比较单一，纯粹，有责任心。虽然每月工资只30元，但工作丝毫不马虎。两个初中班的语文课加一个班主任的工作，是满满饱和工作量，备课批改照常，学生思想工作、个别辅导依旧。工作上，高考备战之前与之后一个样。高考备战的时间，只有挤。要是现在，早就变了模样，换了花枪。

那时候没有考纲，没有资料，也无法入大衢中学辅导班，只是自己毫无头绪地瞎摆弄。招考的是文科班，外语可不考，其他五门为语、数、政、史、地。语

文算是本行，可高中数学一窍不通，政治似懂非懂，中国历史模模糊糊了解些，世界历史却漠然不知，地理更是搞不清方向。每一答题，就错误百出。重重困难，就在眼前，不知如何攻克。

那时候，女儿两岁多，回家总缠着我，怀孕的妻子担起家务，促我来校夜办公。在完成备课批改之后，就进行备战复习，翻看教本，看一点，记一点，背一点。那天晚上，实在背得无聊，看到隔壁办公室教师在看电视，就入内去探看，一下被剧情吸引，竟忘了自己的备战。正好校长来巡视，一看我竟在看电视，横眉一竖，一声喝令：改变命运，提升自己，就在这机会，时间这么紧，还不加油去。肃然一惊，即刻回到自己办公室，背历史，记地名……此后，当惰性、懒筋再现，就会想起校长的话，也会学学“悬梁刺股”，以持之以恒，振作精神。

一百来个日子，在坚持中疲倦，在疲倦中翻过。

7月7日，进入考场。第一堂考语文，看看试卷，好像不难，具体一做，就把握不准，选择两难。顿时满头是汗，手竟微抖，常用词竟然不知怎么写。8日考数学，只能用初中学到的数学知识去解高中的题，大多错。有道题却自以为解得不错。一年后有大学老师告知，这道题得了好几分。下午太阳特别厉害，没有自行车，步行去考场，晒得焦头烂额，但没有退缩。五堂考试完成，没有一科满意。心里七上八下，担心名落孙山，失去这最难得的机缘。

等待是煎熬。当区教办丁主任第一时间上门告知时，我眼睛有点湿润。我终于没有错失春风送来的机缘。

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被称为“舟山农村中学的一面红旗”的大衢中学，学校安排教毕业班，进行高考辅导，连续3年接任，真的与高考结上了缘。那缘源自1979年的春天。